

咫

聞

錄

咫聞錄卷三目次

柝擊狐

郭介

蚌中珠佛

狀元姚萊

高成

王解官

風捲經旛

大骷髏

某觀察

雷擊回心

崔曉秋

木匠魔咒

蝮蛇

瞿鋒式

佛從土出

某公子

鄧姓

狗報恩

吳洪

漏網夫人

冷先生

蔡十

梁登祥

鄉場事五條

小孤山

咫聞錄卷三

慵訥居士著

冶垠山人定

柝擊狐

黃溶小字邦懷充鎮沙溝營之邏卒也弓馬生  
疎守將屢欲擯斥而憐其老令重門擊柝焉一  
夕直宿城上殘月在樹朝暎漸出遙見城半懸  
一白狐四足憑空首向東方張口吞吐日影以  
柝擊之應手而墜後數年忽有人踵門告黃曰

君非黃邦懷乎曰然揖之曰予姓蔣訪數日矣  
寒家不遠請移玉趾有事相求君其勿辭黃曰  
何事曰此處不便徑告到舍自知然此事非君  
不能也黃以籍名行伍未敢擅離蔣同請於營  
守限三日回焉許之行至中途黃心思究係何  
事能與不能我自知之不可以難事而枉行之  
固請曰有事不妨明告蔣曰予嶧山人只有弱  
女恍恍惚惚爲怪所迷怪畏君名請爲我一驅

逐之黃辭以平素不諳驅怪術然旣行矣姑試之忽憶彼家妖怪卽是前擊城半懸狐平悔應蔣命惴惴然猶慮狐報恨而受辱也先是蔣女在室夜有美男子相與寢處驚懼不敢語人久覺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父母訝之女知病深生而不告其故死而誰知其情乃以狐告父母爲之百計厭勝終莫能效女謂狐曰家有符咒爾將去矣狐曰我白公子也世俗勅勒傳訛已久



何物巫師敢能制我所可畏者獨黃邦懷耳女  
問黃何如人狐言不過六十餘歲在營更柝最  
爲利害前年幾爲所獲女父聞之遂親具幣請  
黃至家設醴盛饌禮貌甚恭潛以情告黃漫應  
之詢用何物一無所需時方夜半以女處幃幙  
中令羣姬守之黃橫寢門而坐焉俄聞門外如  
風吹墮木葉聲卽有少年至驚問曰爾何人也  
遽集於此黃厲聲曰予乃黃邦懷也少年聞之

破極而奔乃以柝用力擊之嚶嗥而遁怪遂絕  
越宿黃告別蔣苦相留黃以營令不可誤限蔣  
乃厚贈以歸

郭介

桂林萬生入山採藥見死蛤蚧長二尺許心甚  
惻然用藥鏟破土瘞之夜夢一人黃衣短褐綠  
襖黑裙踵門告曰予郭介也悞行山穴爲蛇所  
吸蒙君掩之毒消病去今已得生然尙有難明

日有人攜竹榼謁君者籃中物卽予也倘能再  
救恩澤無窮矣醒而異之翌午果有同牕徐生  
來訪攜一竹籃萬問之徐曰適行山中忽見古  
木竅間有兩蛤蚧思廐中馬病正須此物喜而  
捕之得其雄者將爲藥醫馬也萬曰舍之徐不  
允遂詳述夢中之托徐異其言而放焉後萬閒  
步山林忽出一蛇昂首閃舌飛越過來萬情急  
欲思避於巖隙中已無及矣見一小蛇跳起立

於蛇首大蛇俯首不動萬往視乃蛤蚧也蛇已死之想卽是勸救之蛤蚧今來報德也

蚌中珠佛

江南巢縣巢湖乾隆乙未仲夏大旱水忽涸徹舟楫需牛一夜月明漁子俯見船頭習習生風水深尺許若有物呼吸者遂揚帆行任其所之天曉已行百餘里風止水竭見一巨蚌大如盤孟頗有光彩異而剖之中有珠佛一座眉目身

體纖毫畢具至夜輒有光芒攜至珠寶肆中寄  
賣時西洋人貢使臣見而悅之願以三萬銀易  
漁子希增高價遲之又久詣使臣所問售使臣  
曰前此沽我加一倍則可今不值一錢也漁子  
驚問曰子何前貴而後賤也曰前珠雖妙尚須  
栽培以藥養之尚有長分今已死矣不過一雕  
刻之物供人玩好耳漁子重至珍寶肆中售錢  
五百焉

狀元姚棻

姚棻浙江慈溪人明時狀元幼卽靈慧九歲時其父負債纍纍至臘底債主帶衾枕臥索者甚多囔囔兇鬧棻向父取錢四百枚父曰子欲錢何棻曰償債父曰吾負債數千金汝豈能以四百錢子此大債汝年少何知無非欲錢售玩物耳不許棻又向母索之母向父曰卽與錢四百任他何用父與之棻到戲子家對小花面曰我

與錢四百至夜潛到吾家扮演魁星我在樓讀書爾站在我座後三宵而已小花面許之當晚萊在樓上讀書至三更而止次晚又讀內有一索債人曰是子年少勤於攻書異日必發上樓窺之見一魁星站後若人下樓卽向各債主曰公等請回某所欠銀皆我一人代償過元宵後當邀諸公至此照券完楚衆皆散如期某一一爲其代楚萊父拜謝某曰令郎與我作婿吾當

延師教之萊父曰爾肯以女兒爲婦實爲萬幸  
擇日納徵畢接萊過家聘師教讀後黜狀元回  
萊曰我微時承小花面裝扮魁星伺候三宵得  
債主成就功名須先往拜小花面出門攬輿跪  
曰小的實因家貧故騙錢度歲未曾扮演過來  
求開恩萊方知昔日之魁星乃真魁星也夫天  
生達人必有異才以四百錢而開發巨債以小  
子而哄動長老此真狀元才也



高成

關東有高成者父安和由科目選授江西吉水縣令廉潔自持頗有政聲數年病沒官囊蕭索成隨父任貧不能歸僑寓旅店時當夏令溽暑炎燄一夕皎月映戶與友坐街納涼忽見一皇衣人由遠而近行走甚速成心疑爲鬼急站起大喝一聲其人趨避不及悞竄入成衣底似在衣中左右衝突忽聞裂帛一聲但見濃煙一縷

緣領而出取衣視之自背而以至足下線縫裂  
斷層層皆然急爲紉綴針不能入竟成廢衣同  
作咸謂不祥成驚懼久之無他異其叔南池爲  
予言

王解官

廣東仕宦自丞牧以下均有餉差惟滇省最遠  
山川危險往返萬有餘里行者心悸乾隆年間  
有薩務大使姓王者領餉到滇行至雲南平越

咫聞錄

卷三

王解官

七

縣境山巒高峻林木葱蘢忽一陣狂風輿夫棄  
官而遁王在輿中恍惚不知所爲仰首見一黃  
虎怒目張牙徐步而來至輿四面以鼻嗅之王  
已膽落寂然無聲虎卽搖尾大吼而去山鳴谷  
應百獸震恐移時輿夫復至羣訝曰官雖無恙  
而魂膽已裂矣亟負至解用湯灌之始甦日青  
蓮所詠劍閣之險亦不過如是耶由是恍惚如  
病聞響卽驚驚則遍身汗出色藍如靛醫云其

膽已破汁隨毛孔而出非藥力所能回也年逾  
乃死

風捲經幡

大寺有僧如空者似有道行嘗與民家作緣會  
徒衆盡行齋戒一日有行脚僧名心印至寺自  
云能誦諸經時民人徐安之父新喪延爲法事  
遂於廳中懸佛像設供具門外建立高幡一竿  
幡長二丈餘示人以齋戒誦經之區可使不潔

者迴避將至日晡陡起大風截其竿而旛如紙  
鳶飄去直騰雲中天矯如游龍約二時許倏然  
西下踪之得於三十里外大路旁鋪於田是夜  
卽夢徐父云我在冥中受苦爾等誦經必延高  
僧胡爲以玩禿入理清淨道場也今以不潔致  
天風示警亟請無慚於空門者延令再誦孔雀  
明王佛經方得超冤脫孽并多化楮幣以敷冥  
用言畢夢醒徐如其言另招僧禮誦焉予於傳

異記見崔元徽遇數美人自謂李氏桃氏或曰  
每苦惡風常求十八姨相苾處士作一朱幡圖  
日月五星則免崔從之二月朔日暴風拔木而  
苑中桃李無恙是幡可禦風胡爲反遭風劫蓋  
誦經之期乃二月朔日幡上所圖又非日月五  
星風姨視爲詫異而誦經之僧又非李氏可比  
故折竿裂幡焉未知然否引之以博一笑

大骷髏

扶輿靈秀之氣往往鍾於山川非建衙署卽多  
寺觀到處皆然黔之水西先置總兵後設副將  
嗣因承平日久地非緊要改設遊擊舊有都閫  
廢署買與民間某以五百金易之鳩工改葺煥  
然一新惟大堂中有石廣二丈許四圍俱方土  
工起石將施版築下有骷髏大如車輪工見之  
愕然竦然某亦爲之改免遽命仍以石掩之不  
復居住轉售焉說者謂防風時之骨與或異獸

之首與抑土龍之老則解骨與俱未可知誌之  
以俟博物君子

某觀察

賭博之道其間不一有鬪牌估標者有擲色開  
寶者鬪牌估標定有成數其輸贏也少擲色開  
寶任人施注其輸贏也大入其場者奸盜詐偽  
居多卽其人本中正一入此場卽變爲狡猾昔  
有父爲尙書子援例觀察者在部候選家本素



豪寓中無事日與賓朋賭醵消遣所愛者惟有  
開寶日在私室裝成寶匣令親信小子來福捧  
出安置客廳凡上前後左右或金或銀任人臆  
度下注未開以前如出場士子候榜無不欣欣  
得意既開以後有譏其落想平常有悔不與某  
某同路而行此等形景局外人莫不拍手大笑  
而觀察本不以銀錢爲重輕專以鬧熱爲開懷  
有張姓者嘗出人其門賓主極稱相得一日見

福攜匣出來急取金釧倩福開視知其情隨將  
銀二千金二百獨門孤注衆見其平日膽怯畏  
輸下注謹慎茲何膽大若此必有所見而然也  
各如其門買之開之果中管事人白觀察曰以  
閒悶而消遣張某竟起吞心致隨同附和情殊  
可惡觀察令照數賠償給公等銀票令各赴舖  
自取局竣約費二十餘萬觀察曰諸公請進書  
房一敘衷曲行至一處高軒廠亮讓次坐定觀

察色莊厲聲曰我與諸公相聚有年今日之局  
必是來福攜匣洩漏機關命僕捷之來福泣告  
其故觀察云張某在吾家往來數年每年給渠  
千餘金情分不爲不厚我閒時聚局不過取樂  
何以財物陷人不義使我耗費多金交游之誼  
請從此絕卽命家人叱逐張姓而來福給伊父  
母頷回觀察亦由此斷賭焉

雷擊回心

吾家左鄰彭三者幼失父教橫行鄉曲無惡不作役母若婢母以溺愛隱忍不言雖未遭鞭撻然一種嬌慣肆行之態難以言狀一日彭自外來午炊未熟大詈其母忽黑雲叠起電光燭戶霹靂一聲彭卽長跪母前誓以改過自新求母救之母乃焚香籲求神赦倏忽天霽彭延僧至舍誦經懺悔先跪家堂神前次至城隍各廟誓祝從此事母至孝力行善事前後如出兩人予

親見其事

崔曉秋

江西廩生崔曉秋久困棘闈拔例輸納鹽曹來粵嘉慶壬申年改補陸豐河田巡檢甫入境吏役來迎見一頂戴白石者袍飾甚華赤足扶輿而行民間見一輿坐兩官面目衣裳皆同衆皆驚異到任公座職事人役見有兩官並坐所諭言語俱出一口觀者如堵而崔不知也咸相告

崔驚懼蒞任後不理民事漸漸成疾久則臥床  
褥不起醫者不知何病廷道士祈禳稍愈後吐  
血而沒夫一人而有兩人之形何也魂也魄也  
始則魂雖出而猶附於魄故人見其言貌相同  
行坐亦同已知其不久在人世矣迨至魂遠於  
魄則沒矣豈另有鬼作崇乎故醫生道士均不  
能治之也

木匠厭咒

周端如籍隸黔中其家大門年久朽敗延匠重修周刻薄待匠錙銖較量匠有筭法合其意用好筭不合其意用惡筭匠恨周之刻將朱漆竹箸數十枝遍插土土以土掩之蓋欲其速敗得快意也方欲咒時忽仰首見主人在前觀視匠不得已大聲咒曰一進門樓第一家旗杆林立喜如麻人間富貴榮華老桂子蘭孫着意誇嗣以後門壞爛周復延此匠修治匠思前此幾爲

看破先爲魘魅遂刻木人一木馬一碎米一撮  
置於門限之內周於牕櫺見之急出問訊匠爲  
禹步截指看見主人遂噴水而咒曰叱咄赫赫  
陽陽日出東方公子封翁米粟盈倉輿僕畢至  
騾馬成行自求多福雲集千祥急急如律令勅  
百餘年來竟如匠祝諺曰人有千筭不如天筭  
正此謂也

喃蛇

咫聞錄

卷三

本區苑喃蛇

兩



廣西多蝮蛇必以至大者獻之於官有某縣官到任民獻蝮蛇官見而懼之令昇去而民求收官責之民曰此蛇本小閱數日又以大者來獻官見之更怯曰吾非嫌蛇小而責也責其不可以蛇獻也今不順吾意不識吾音爾等當傳諭知之又藤縣雍頭者過村見酒肆飲之大醉倒睡樹下適蝮蛇遊至見而吞諸腹雍頭者覺週身包裹漸漸緊切目不能開亟取肚囊中雍刀

向前開割裂腹而出蛇已死而若人之頭面手足皮已脫矣採藥治之雖愈而皮皺書如湯火傷痕至今仍以薙頭爲業又宣化縣河漲大水而水面浮一物蛇身牛頭有角成以爲龍喧聚萬人設法打撈而起乃蝮蛇也口中吞水牛一匹身已下喉而角撐其口蛇已死剝皮剖腹牛身已化半矣悉以友說故合而載之

瞿鋒式

聖鋒式瀟灑豪俠弱冠補弟子員寓京師前門外少年老成時人目之遠大之器也偶至真武觀前見術人與之占演談斷甚奇心羨之立於案頭術人曰觀子之貌某年當入泮某年當食餼某年秋聞得而復失數當准貢某年某月某時牆倒壓斃予爲異人傳授深得柳庄妙訣毫釐不爽子其志之後鋒式食餼准貢年月悉皆昭合一日信步復至真武觀前牆下追念前事

凜然大懼見一少婦攜幼子哭泣前來行色倉  
皇鋒式追問其故少婦曰吾家甚貧吾夫病沒  
不能市棺行將相從於地下欲攜幼子赴水而  
死鋒式止之遂將膏火銀五兩與之忽見牆外  
有物如毬光怪陸離滾滾而出急趨避之纔舉  
足數武牆忽倒於身側幾爲所壓回首見前術  
人在旁笑曰異哉子乎陰騭紋滿面且延壽矣  
後以明經老而壽至九十餘古人云有心爲善

便非真善今鋒式見其母子哀泣情形卽起惻  
隱之心與銀五兩非有市恩沽名之意乃真善  
也故免其牆壓之罪而且延其壽則知天之報  
善罰惡分毫不爽人可不自相勸戒乎

佛從土出

徽州上厚而鬆有一游僧至新嶺涼亭棲足三  
宵忽揚言見嶺上放光常有異事越日果見金  
佛從土而出先透頂次露面三日全身自現僧

以爲活佛降世日夜誦經勸人施捨落成殿宇  
哄動愚民聚衆數萬衆見佛像自土中漸漸而  
出真佛欲棲此土也僧又雕木如意簪數千枝  
凡有善心施捨者投之以銀卽拔簪而與之曰  
帶之可以延壽不二十日而獲捨金萬餘僧捲  
之而走後查知是僧在破寺中偷取一座木佛  
像在新嶺旁挖坑先以黃豆數斗墊底裝木佛  
於上用土埋之早夜以水灌之豆漲土鬆聳佛

而上裂土而出豆漲透而佛身全現民見佛能  
從土中自出並不假手於人雖至靈之人亦以  
爲竒初不知佛下有黃豆也是僧之巧可稱絕  
世若此可作騙子手矣

某公子

某尙書公子生而穎悟倜儻不凡日以僕從游  
狎爲事尙書屢次訓戒不悛一日有王舉人春  
闈落第散步街前見公子鮮衣怒馬騶從如雲

擁簇過去目逆送之曰國器也問諸塗人始知  
爲某公子次日卽持刺投謁闈人拒之時尙書  
自朝退食回見之詢知落第舉人意其缺乏盤  
費欲我飲助耳命邀見之詢其來意舉人對以  
某兒公子聰明俊傑偉貌超羣日作閒遊不讀  
書殊可惜耳尙書曰此子嬌橫吾屢教訓其奈  
不聽何舉人曰古者易子而教之如荷不棄寒  
微某學毛遂之自薦可爲公子師否尙書曰善



卽延至書房喚公子出諭之曰自今以往惟師  
命是聽遂將公子與師同處一室舉人並不談  
及詩書如有弓矢卽以技射教之如有管籥卽  
以音律教之隨其所欲卽引今證古而開導之  
雖事近嬉戲而智識日開所謂循循然善誘人  
也一日公子忽曰古人有書何不讀之舉人曰  
孺子可教也子欲讀書必須變化氣質方可卽  
白尙書重拜爲師尙書喜甚舉人卽以師長自

居不安言不苟笑昇以周易使之熟誦識緯術  
數盡測其蘊不半年而學成舉人復白尙書曰  
公子學業已成某不能爲之師矣請從此辭尙  
書挽留不得翩然而去後聞公子以廕生補官  
出爲監司屢至軍前著立奇功爲大帥焉予幼  
時聞人言尙書失其姓卽以某公子言之舉人  
失其名卽以王舉人言之

鄧姓

予幼時又聞人言某公子爲大帥時凡有異客  
供給甚繁視其才藝分爲三等聽其去留門下  
食客千餘帳前參謀軍務有孟嘗君之名一日  
有鄧姓占課如神欲往投軍行至半途時將暮  
投宿旅店見先有客在焉鄧袖占知客牀前土  
牆應仆遂勸客他徙客哂曰不妨此牆寅時因  
風雨而傾然向外不向內也鄧以爲若人之學  
寧勝於我耶任之以待其驗果至將曙雷雨大

作牆果外仆鄧始駭然驚詢其所從來客曰適自某公子軍營來鄧曰汝有靈術何復行之客曰勝於予術者甚多如予輩不啻千百在彼矣不入等第徒然哺啜不如歸里矣鄧聞之爽然若失晨興同客而返

### 狗報恩

某商家養一狗兇惡異常見衣冠齊整者進之視而不吠衣衫襤褸者進之非惟吠必咬之至

晚猶繫以故友欲往探必整其衣冠而若商自得此犬從未失竊一夕竊從後院踰牆而進是犬領衆犬將賊圍住隨吠隨咬勢甚兇勇無可躲避見有一高桶在院賊卽覆轉藏躲桶中計俟犬散可逃誰知犬皆守住不能脫身次早主人見狗圍桶究屬何意啟之乃一人也賊以實告哀求釋放主人意未失賊而釋之後是犬豕已多年毛落殘至更深大對主語曰前生我貧

難度活承養我年餘心起不良欲圖汝銀以致  
逐出復以此爲恨在外辱罵冥府罰我在汝家  
作狗今過已消矣當辭去次日狗斃主人念其  
守夜甚勤而埋之

吳洪

德興吳洪魁梧奇偉性好張矢挾彈凡禽之捷  
飛獸之奔逸一發卽中一日晚間忽然遍身發  
腫咽喉噎隔譫語喃喃室中拋磚擲石敲戶擊

扉如是者數夕適街西有徐道士演茅山法延之至舍設壇誦經作法左顧右盼取木牌拍桌連響三聲見一蓬頭鬼蹣跚而來道士將鬼用手一提裝入紙瓶攜至屋後埋之而去從此室內安寧數月一日午間洪又見前蓬頭鬼引千百禽獸喧呼討命擾攘更盛於前家人仍延徐道士驅逐之道士曰是皆冤孽所致不可救治矣宛詞謝去洪形骸日削瘦怯骨立竟至不起

夫洪之學矢也初未嘗期於獲禽不過借禽以爲準的迨其後工成而技精射禽而供腹遂至殺生害物禍不旋踵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面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面人惟恐傷人故術不可不慎也

漏網夫人

瓊州田姓有女及笄忽見女腹碩如有孕父母疑女有私通事嚴加追詰且日夜詬譎惟恐醜



聲外揚壻家知之逼其自盡女以未嘗失節不  
甘自戕欲俟分媿視何妖孽可辨已之貞而解  
親之疑也如是數月壻家諏吉欲娶矣田見女  
如此計無所出怒謂女曰今日卽汝畢命之期  
也死亦由汝不死亦由汝我將殺汝矣置佩刀  
於地盛氣而出並訕其妻妻愛女割雞爲黍令  
其食盡然後死之正在蒸雞女臥牀始淚已之  
死在冤枉繼而恍惚睡去聞蒸雞香甚暗中習

習作癢有蟲接續出由股而下醒卽解視視之  
見蜈蚣大小數十條女驚呼母指以告之時值  
留歸妻告其故知女非有汚行始悞女腹碩由  
蜈蚣今襲雞香出也病可除矣令妻置雞於木  
桶中女踞其上少間蜈蚣已滿凡三易之蜈蚣  
盡而女腹消矣田乃喜甚迨奠雁于歸魚水和  
諧接壻過門戲笑間談及此事壻亦驚甚而指  
妻爲漏網之人也咸呼爲漏網夫人

冷先生

祁昭淮南人家本素封好置大廈一日坐月下  
忽有一人持刺來謁上書冷青拜祁訝素昧平  
生此人不俟傳命昂然徑入中庭祁視客已近  
鬚髮身偉長鬚飄然出塵祁異之揖而坐曰承  
君相訪有何見教冷自陳予山左人聞子宅寬  
廠後有房精緻意欲借居不敢污穢若承允諾  
刻日卽至祁辭以逼近家堂同宅居住早晚不

便客不答佛然而去祁以客何爲粗率乃爾無  
何覺有車馬喧闐男婦紛紜悟冷先生已攜眷  
來然不見其形羣相驚疑恐其爲害戒家人勿  
往後宅遂加鑰關斷焉頗覺其靜年餘炊夫取  
柴嘗見青蛇一條大如柱盤踞柴房大驚卽出  
告於衆羣相喧譁舉械亂擊忽室中有人喚曰  
勿相擊此非他乃後房冷二爺也適從何來胡  
醉至此幸我相救否則皮革寸裂矣祁恐獲罪

乃謝過曰庖人無知幾傷尊體既爲賓主尚祈  
原諒祝罷冷忽至日適在東鄰飲酒醉歸姑就  
柴房暫憩偶爾現形幸得山妻相救再留此恐  
主人畏懼坐臥不安行將去矣遂不見

蔡十

甘肅寧夏有蔡十者家貧遠遊於黔僑寄鎮寧  
州偶見市上負薪者以漆木棍作挑細小有力  
可駕二百餘觔驚訝久之俟其止足停薪細視

棍圓滑光潤俟過門時喚入飲以酒其人將棍  
墜巖門首見棍尖上沾犀牛毛數莖遂以白金  
一兩與渠換之蔡卽舞弄良久負薪者以爲合  
意思欲加價忽其弟來曰嫂氏猝患痰症急請  
去負薪者持棍而回思欲增價次日上山尋取  
新柔堅潤之木另作挑棍使合其用乃能增其  
價遂往山尋而得之刀鋸治之曰此必合其意  
也可圖增價矣次早持棍特來蔡見之歎惜大

笑令其自用不復售矣細問前條棍上有毛之  
故對曰我在山中采薪居人以牛犁田見山中  
潭內出有大黑牛上岸出門我用木棍擊散遂  
有毛在棍頭上揮之不去此後不論重物仔肩  
覺輕蔡曰潭在何處可引我去次日負薪者引  
蔡卜同行約五十餘里見山峯<sub>嶺嶺</sub>秀色參天  
多栽黃果此處卽以黃果樹名之下有溪澗五  
丈許水聲汨汨屈曲而流溪尾有石橋五洞乃

天然成也登橋下視內外高低相去五六丈溪水至此直衝而下衝成方池池濶十丈有奇四圍高五六十尺瀦水成潭遙見對面有亭傍山倚壁迴峯若城層巒錯出令人慕想無窮詣亭環視石橋見瀑布二道正練飛灑而橋石璽龍苔生古砌夕陽斜照粉郁斑斕縱有巧畫精工施采鮮妍未必能繪此四面勝景卽西遊記之水簾洞未必有如此可愛也靈岫宜生靈物無



怪犀牛居之何以見其有犀牛也偶而霞光五彩水面騰輝知是犀牛出也近此者時見之蔡十於峭壁巉巖腰有石洞常產靈芝之處伐薪結廬於旁愛其清靜坐臥其中日俟犀牛設有入無出之機關裝易進難退之堅壘總欲得牛取其皮革以爲至寶服其靈芝得以上昇守逾三年一日午間蔡十濃睡逾時方醒起視石洞之芝爲物啖盡遍地牛跡循跡而望入潭而止

望之涕零曰吾居此三年坐亦犀牛也行亦犀  
牛也夢亦犀牛也今以半晌之間失其出沒我  
無此緣我亦厭立人世矣乃作絕命詩七絕十  
首其詩曰曠餐松子飲飛泉靜臥山林志道堅  
何日巖前曳牛尾逍遙世外小神仙山腰石洞  
淨無泥捨却田園舊侶攜幻想雨塵能不隔依  
依巒壑待靈犀九光三秀影離離此物人間信  
足奇堪歎我生緣已左箇中消息又違時癡守

三年失一朝神犀已遠向何招霞光倒影無餘  
彩怕聽溪流過石橋蕊蕊佳氣滿煙鬟羈絆癡  
人住此間萬里鄉關歸不到妻孥應上望夫山  
紫華搖動等閒香潭影澄鮮荇帶長望水亭臺  
飛瀑布五更殘月斷人腸黑甜一枕樂南柯鎮  
日淹淹着睡魔草木無心人有意最難寬解歷  
年多辟寒辟暑歇生涯鳳腦無期遇合乖鹿鶴  
連蹤花滿徑空留放蕩此形骸茫茫大地等浮

漚回首斜陽涕泗流欲學十洲三島客長生未  
得此生休文犀芝本兩相須往事吁嗟自笑愚  
彷彿捨身崖下路珊珊仙骨我生無吟罷縱火  
焚其廬投巖而殞土人哀之卽葬於山腰石洞  
中至今傳爲古蹟吁人之愚也莫如蔡十寶之  
生也巾於天而寶之得也由於命命不齊而妄  
思得寶雖日在目前而終不能得守之而不得  
當安之於命而已茲以不得而自殞其身是欲

昇仙而入於魔境也是亦不足惜之矣

梁登祥

上饒梁登祥賦性樸厚博聞強記乾隆中邑庠生也一夜方欲誦讀恍惚見門外有黑犬高三尺怒目而視昂首搖尾似有欲嚙之狀轉瞬不見急至後園見樹上一蛇倏然從身旁飛過方驚異間樹旁有一長人高丈餘方巾白鬚曰汝兩世冤孽數應死我已救此一劫矣明夜犬還

來此汝於清晨沽羊一腔去頭除蹄麵作人首  
置于衣服之上汝靜息樓間不可作聲梁如其  
敎出板穴中窺之至漏滴三鼓果見黑犬入房  
至牀將衣啣下破碎麵首大嚼其羊食畢欲出  
梁曰孽畜如此兇惡犬舉頭仰視似知有人號  
喚跳躍而去次夜又見方巾者來曰汝今世犬  
厄已脫不應言語致犬知覺來生尙須相報尙  
有一厄晚間又須防之汝用木棍以猪血塗之

置于牀覆以衾汝當出臥于地梁謹奉戒而行  
將半夜起視燈滅頭碰一物星光入室鑽穴而  
視見一巨蛇粗如桶雙目如燈吞噬木棍徐徐  
而去俄見方巾者出曰子前生口利挾人隱過  
均遭殺身之禍一化爲犬一化爲蛇尋仇以報  
今難已過矣還當懺悔以消之梁頓首拜謝曰  
兩蒙垂救未知何路神道所指示方巾曰汝祖  
父有德於予故來相救不必細述久當自知言

訖而隱後城外迎神賽會梁出而觀之入其廟  
瞻仰神像服飾容貌悉如所見急市幣楮再拜  
叩祝詢之士人曰此處向無神祠乃梁之祖父  
創建也嗟乎不有仇何有復不有德何有報德  
則未必盡報仇則必有其復與其使人復仇不  
如使人忘德何也仇必害身德乃安逸也

鄉場事五條

乾隆年間京宦某公山左人也有二子俱隨父



在京一友人謂曰今科鄉試兩公子例入官號  
北血官卷只中一人何不一試於東一試於北  
家學淵源可期同登賢書何如公深以爲是酌  
命長君東旋次君留都其次君功名念切書北  
闈東場二紙黎明赴前門 闕帝神前跪祝之  
拈得東場而急請於父兄父曰汝兄由廩生捐  
貢錄遺易汝是俊秀捐監外省監生有十不錄  
一之條恐難錄科對曰兒期申舉何憂錄科之

難又喜其言之壯而許之又約同志者詣呂祖  
祠乞夢多人皆無夢惟次君夢一高脚牌上寫童  
子六七人五字稟於父父曰小場題目尙像大  
場斷不出此等題也且仙人亦不肯以題直告  
於人爾亦不可以夢中之題張揚恐取禍焉公  
子退而依題作一文逸勝手改而誦之及錄科  
題是童子六七人浴乎沂兩句公子以爲夢應  
於錄遺而於二場無與遺可望錄而中恐不能

也熱心轉冷大場中祇凝思完卷試畢親友攢  
金設宴接場公子勉強應席而悶悶之心時形  
於面席中一破落戶江二者善戲謔舉觴謂公  
子曰題雖與夢不符榜名却與夢應衆問之對  
曰公子妙齡十九尙未完姻猶童子也六七人  
者六七四十二今科定中四十二名舉席哄然  
大笑公子亦喜曰果如君言富貴共至揭曉日  
公子果中而名次亦符公方信夢兆之驗也長

君北場未售旋就敘職次君歷仕至郡守江與之俱以終其身

山東鄉試歷在天衢雲路兩坊先唱名挨點五鼓開門點教官畢始照府綱依次點進有宋公某者由明經而授敘職者也頭二場頗得意入三場天尙未明尋至號將場具交與號軍赴號底遺矢見一女子立於廁側厲聲呵之卽不見出廁歸號問於號軍曰此乃鬼也初六日已見

此矣有人時少爲安靜無人則公然哭罵不休問之言要向某縣顧某索命公立於號門有人入此號者必問籍與姓日已近午來一少年貌美秀而衣鮮明詢之卽女鬼所尋之人也公邀入已號告之顧面色如土求救於公公曰冤鬼纏繞恐難望中與其受害於場莫若乘院門未封假病而出再作理會爲妙顧然其言卽求巡場官引至龍門稟而放歸公送之去後因思女

鬼尋仇而來我縱其仇必不于休日夕垂簾而  
待初夜寂然無聞次早策題已下專心係對忘  
此事矣中秋夜正在寫策忽見纖纖女手並掩  
卷上公吐氣吹去兩手分開急書數字兩手復  
掩旋掩旋吹旋書旋掩半夜無休神疲而睡女  
曰公名已登天榜奴敢胡爲願以情訴奴卽顧  
某聘室顧淫表妹轉汚奴以不潔之名以致含  
冤而死今待彼於矮屋之中以圖報復公又縱

之惟願公異日秉筆表氏貞潔則冤銷矣公許  
之女鬼再拜而沒公場畢而出往尋顧知出場  
日已匆匆歸去榜發公果中焉

山左濱州王刺史者中州老孝廉也政治文章  
可稱雙美尤工書法專摹歐陽詢而得其奧人  
成以王歐陽稱之近因案牘勞形無暇握管而  
求其書法者不少思一能代者不可得公甚苦  
焉某科奉調入簾公薦之卷多合典試之意偶

閱一卷文通暢而不甚出色字畫筆筆歐陽公  
愛之甚忘其有謄錄也三薦而中在本房之未  
草榜已定專候折號揭曉衆房官閒聚一堂各  
言所取之文一日我所取某號可謂有義必搜  
無筆不透矣又一日我所取某號全在題神取  
影有水月鏡花之妙惟王公笑而不言人問之  
對曰諸公所取爲人老王所取爲己我取某號  
書法逼真歐陽與我無二得此代筆門生甚可



喜也或謂之曰此生必公所素識者是以知其  
書法之善也公曰否吾于卷中而羨其書法也  
又有人詰之曰公所見者硃卷耶墨卷耶公曰  
硃卷因悟字乃膽錄之筆而悟薦中之誤思欲  
別取一卷以換之陳於主試主試曰子愛字之  
佳而忘膽錄薦而取之亦生之祖上積德累仁  
所由致也既定矣毋庸更換比榜發生如謁始  
知省會大族一佳公子次年王致仕生會試歸

延居其宅起居飲食無不周備並無出一些復  
詔昔之謄錄者同養於室代公筆墨之勞樂不  
可支每謂人曰我今得享此福者得力於歐陽  
耳

山東鄉場有燭三爆一事乾隆某科內簾章公  
秉燭閱卷其文理平庸者擲之優者留於案上  
以備薦偶闌一卷文氣通順而辭意淺薄亦將  
棄之忽燭花作爆一聲火飛於案恐燒試卷急

起熄之此卷仍存案上復閱之嫌其終鮮佳句  
又將棄焉燭花復作爆聲響而且明章異焉執  
卷對燈祝曰此卷實非可中之文而兩遇燭花  
之兆如果若人應中乞燭再作爆聲祝畢而燭  
又作爆一聲火星滿案聞牕外巨聲曰燭花已  
三爆矣還不拈條以薦耶章公大驚牕外呼者  
乃某房袁公也章延之人將卷與閱袁笑曰此  
卷固非必中之文中之亦無磨勘之慮薦之亦

可次日薦於副典試閱畢問公曰兄典制手何  
薦此清淺文也章備述燭三爆之事副向正者  
曰尊夢應矣與之中之緣正典試在途亦曾夢  
此三字耳榜後此生來謁乃屯中一舊家子弟  
年三十餘章問曰君家有何陰功能使燭三爆  
耶生不解公言誤應之曰祝三跟隨門生來暴  
女於八月初間生一子矣公駭然細詢之對曰  
暴女者祝三聘妻也年荒逃難賣生爲婢五載

聞是祝三之妻喚至賞還賜以錢物住宅使之  
成婚次日祝三謝而又謝曰妻猶處女也喜其  
誠實留之服役恩師下問因具陳之公六將場  
中燭三爆之事告之生始知燭爆與祝暴同音  
誤對之中乃正對也公喜極握手曰賢契所爲  
真可爲天下用奴婢者勸也

山東蕭秀才者曹州人也在庠二十餘年自恃  
質敏恒不好學逢歲試期勉強完卷常居三等

之末己亥

恩科蕭於是年歲考幸居三等

之首喜曰我兩鬢蒼蒼不曾鄉試今以歲作科  
我可安心觀場矣亦有勸其場前用功者亦有  
笑其不知分量者蕭弗顧也至省寓日日清晨  
隨筆成篇旋即焚之殞後外遊觀劇適有演

關帝單刀赴會者魯肅口白有某事仁也某事  
義也某事禮也某事智也單少信字之語蕭聞  
而喜之念念不忘日誦不已入場之夜猶誦之

黎明見首題予入太廟一節蕭向來作之多以  
六股成篇今應鄉試欲籌奇別忽想單刀赴會  
以仁義禮智襯出信字我於此題加散行一段  
以仁義智信襯出禮字文勢自覺流動洋洋得  
意三場畢結伴而歸互相論文從無一人問及  
蕭文者蕭亦絕口不談是科典試衡文者上下  
意見不睦薦卷多不中式搜房而得蕭卷覽之  
大喜曰首藝中間一段可以壓場惜前後奮筆

直書尙少，最不能列爲榜首。中在正榜第五名，報至其家，舉邑驚異。能文者索文觀之，歎曰：此文通場應無二卷高中宜矣。蕭後數試禮闈，年逾七旬，恩授翰林之職而歸。當蕭之初

應鄉試也，年逾五十矣，自以爲幸錄科名，可以觀場，何嘗有望中之心。故於臨文之際，借戲中口白作題，內文章偏爲有目者賞鑒較之功名。念切得失，關懷終日孜孜焉。皇皇焉，或貪緣於



當道或乞伎於同人自存必得之心終不能遂其願以相償者其相去爲何如也其中有命存焉古云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蕭之得中蓋近之矣

小孤山

長江小孤山水中突起一峯以當蜀水之來離山四五里已聽水聲山極奇秀上供姑射夫人最著靈異嘉慶庚申有湖州客自漢口回將至

是山忽起大風船欲覆沒各客驚慄而綢客焚  
香在船頭仆伏叩首許愿求救于神須臾風止  
而額已破矣深感神恩抵家後卽過局織蟒袍  
成耳環置貨復至漢口將近小孤山泊舟售備  
牲醴香花到廟酬愿隨行隨治神供烹魚已盡  
而小孤山將近矣起篋更衣候至廟登舟上山  
候又狂風大起較前更加洶湧容卽焚香跪禱  
日弟子自蒙神祐後刻刻感恩故于數千里外

已備繡袍金環今之動神怒者蓋以修餽未潔願自漢口回另備牲餽再薦卽將金耳環投之于江風頗稍緩逾時乃息網客又叩頭謝恩船卽順流而行未曾登廟行至半里見漁艇網中獲一鱸魚客愛其魚之大而鮮與之售之剖腹而得金耳環一對視之卽投江之環也客皆異焉卽藏諸篋中後自漢口回又酬神答謝凡宰牲設餽不假手于他人器皿杯盤洗而又洗至

孤山登舟詣廟上袍納環薦牲餼焚楮帛而歸  
噫長江江之至險者也金環物之至微者也投  
之千江安望再得乃八魚之腹中使客售而還  
之實事之奇而神之靈也自後客舟過小孤山  
者尊敬之心無敢稍懈焉